

欽定明史

卷二百
二十口
之二十

明史卷二百二十四

列傳第一百十二

總裁總纂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總量部戶部尚書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嚴清

宋纁

陸光祖

孫鑑子如法

陳有年

孫丕揚

蔡國珍

楊時喬

嚴清字公直雲南後衛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富順知縣公廉恤民治聲大起憂歸補邯鄲入爲工部主事歷郎中董作京師外城修九陵吏無所侵牟工成加俸

連丁內外艱服除補兵部擢保定知府故事歲籍民充京師庫役清罷之振荒弭盜人以比前守吳嶽歷遷易州副使陝西參政四川按察使右布政使竝以清望薦章十餘上隆慶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未上改四川清久宦川中僚吏憚其風采相率厲名行少墨敗者郡縣卒歲團操成都清罷之番人入貢裁爲定額痛絕強宗悍吏毀者亦衆陝西賊流入境巡按御史王廷瞻劾清縱寇大學士趙貞吉言賊起鄖陝貽害川徼卽有罪當罪守土臣不宜專責巡撫臣蜀人深知清約已愛人省事任怨今蜀地歲荒民流方倚清如父母奈何

棄之任事臣欲爲國家利小民必得罪豪右論者不察動以深文求之頃海瑞旣去若清復罷是任事之臣皆不免彈擊惟全軀保位爲得計矣疏奏不允命解官聽調清遂不出萬曆二年起撫山西未赴改貴州歷兩京大理卿三遷刑部尚書張居正當國尚書不附麗者獨清居正旣卒籍馮保家得廷臣餽遺籍獨無清名神宗深重焉會吏部尚書梁夢龍罷卽以清代日討故實辨官材白丞佐下皆親署無一倖進者中外師其廉儉書問幾絕甫半歲得疾歸帝數問閣臣嚴尚書病愈否十五年兵部缺尚書用楊博故事特詔起補遣使趣行而

清疾益甚不能赴又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恭肅清初
拜尚書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或嘲之曰公釋褐
時七品玳瑁帶猶在耶清笑而已

宋纁字伯敬商邱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永平推官
擢御史出視西關按應天諸府隆慶改元再按山西俺
答陷石州將士捕七十七人當斬纁訊得其誣釋者殆
半靜樂民李良雨化爲女纁言此陽衰陰盛之象宜進
君子退小人以挽氣運帝嘉納之擢順天府丞尋以右
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核缺伍汰冗兵罷諸道援兵
防禦省餉無算萬曆初與張居正不合引疾歸居正卒

廷臣交薦以故官撫保定獲鹿諸縣饑先振後以聞帝以近畿宜俟命令災重及地遠者便宜振貸餘俱奏聞尋遷南京戶部右侍郎召還部進左改督倉場請減額解贖銀民壯弓兵諸役已裁者勿徵民間工食十四年遷戶部尚書民壯工食已減半復有請盡蠲者纁因并曆日諸費奏裁之有司徵賦懼缺額鞭撻取盈纁請有司考成視災傷爲上下山西連歲荒賴社倉獲濟纁請推行天下以紙贖爲糴本不足則勸富人或令民輸粟給冠帶又言邊儲大計最重屯田鹽筴近諸邊年例銀增至三百六十一萬視弘治初八倍宜修屯政商人墾

荒中鹽帝皆稱善聖節賞賚詔取部帑銀二十萬兩纁
執奏不從潞王將之國復取銀三十萬兩市珠寶纁亦
力爭乃減三之一故事金花銀歲進百萬兩帝卽位之
六年增二十萬遂以爲常纁三請停加額終不許纁爲
戶部五年值四方多災爲酌盈虛籌緩急奏報無需時
上下賴之而都御史吳時來以吏部尚書楊巍年老求
去忌纁名出已上兩疏劾纁因杜門乞休帝不許及巍
去卒以纁代之巍在部不能止吏奸且遇事輒請命政
府纁絕請寄獎廉抑貪罪黜吏百餘人於執政一無所
關白會文選員外郎缺官纁擬起鄒元標奏不下再疏

趣之大學士申時行遂擬旨切責斥元標南京頃之以序班盛名昭註官有誤時行劾奏之序班劉文潤遷詹事府錄事時行又劾文潤由輸粟進不當任清秩時殿閣中書無不以貴進者時行獨爭一錄事纁知其意五疏乞休福建僉事李瑄言時行庇巡撫秦燿而纁議罷之仇主事高桂而纁議用之以故假小事齟齬使不得安其位帝不納瑄言亦不允纁請無何纁卒官詔贈太子太保諡莊敬纁凝重有識議事不苟石星代爲戶部嘗語纁曰某郡有奇羨可濟國需纁曰朝廷錢穀寧蓄久不用勿使搜括無餘主上知物力充羨則侈心生矣

星憮然有郎言漕糧宜改折纁曰太倉之儲寧紅腐不可匱紕一旦不繼何所措手中外陳奏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輒曰此沽名耳不罪于慎行稱帝寬大纁愀然曰言官極論得失要使人主動心縱罪及言官上意猶有所儆省槩置勿問則如痿痺不可療矣後杲如其言陸光祖字與繩平湖人祖淞父杲皆進士淞光祿卿杲刑部主事光祖年十七與父同舉於鄉尋登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濬縣知縣兵部尚書趙錦檄畿輔民築塞垣光祖言不便錦怒劾之光祖言於巡撫請輸雇值民乃安郡王奪民產光祖裁以法遷南京禮部主事請急

歸補祠祭主事歷儀制郎中嚴訥爲尚書雅重光祖議無不行及訥改吏部調光祖驗封郎中改考功王崇古張瀚方逢時王一鶚挂物議力雪之旣而改文選益務汲引人才登進者碩幾盡又破格擢廉能吏王化江東邵元善張澤李琪郭文通蔡琮陳永謝侃或由鄉舉貢士或起自書吏由是下僚競勸訥亦推心任之故光祖得行其志左侍郎朱衡銜光祖有後言御史孫丕揚遂以專擅劾光祖時已遷太常少卿坐落職閒住大學士高拱掌吏部謀傾徐階階賓客皆避匿光祖獨爲排解及拱罷楊博代爲吏部義之特起南京太僕少卿未上

擢本寺卿又就進大理卿半道丁父艱萬曆五年起故
官張居正以奪情杖言者光祖遺書規之及王用汲劾
居正居正將中以危禍光祖時入爲大理卿力解得免
居正與光祖同年相善欲援爲助光祖無詭隨及遷工
部右侍郎以議漕糧改折忤居正御史張一鯤論之光
祖遽引歸十一年冬薦起南京兵部右侍郎甫旬日召
爲吏部悉引居正所擯老成人布九列李植江東之力
求居正罪光祖言居正輔翼功不可泯與言路左植輩
以丁此呂故攻尚書楊巍光祖右巍詆言者言者遂羣
攻光祖乃由左侍郎出爲南京工部尚書御史周之翰

劾光祖附宗人炳得清華帝不問御史楊有仁遂劾光祖受賕請屬巍力保持之事得寢光祖竟引疾去十五年
起南京刑部尚書就改吏部率同官幼東廠太監張鯨且乞宥李沂已言國本未定由鯨構謀請除之以安宗社及帝召還鯨復率同官極諫入爲刑部尚書帝嘗書其名御屏吏部尚書宋纁卒遂用光祖代而以趙錦代光祖御史王之棟言二人不當用帝怒貶之棟雜職時部權爲內閣所奪纁力矯之遂遭挫光祖不爲懾嘗以事與大學士申時行迕時行不悅光祖卒無所徇時行謝政特旨用趙志臯張位時行所密薦也光祖言輔

臣當廷推不當內降帝命不爲後例二十年大計外吏給事中李春開王遵訓何偉丁應泰御史劉汝康皆先爲外吏有物議悉論黜之又舉許孚遠顧憲成等二十二人時論翕然稱焉頃之以推用饒伸萬國欽忤旨文選郎王教以下盡逐光祖謂事由已引罪乞休爲郎官祈宥不許及會推閣臣廷臣循故事首先光祖名詔報曰卿前請廷推推固宜首卿光祖知不能容已懷去志無何以王時槐蔡悉王樵沈節甫老成魁艾特推薦之給事中喬允遂劾光祖及文選郎鄒觀光光祖遂力求去許馳驛在籍五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光祖清強有

識練達朝章每議大政一言輒定初官禮部將擢尚寶少卿力讓時槐丕揚劾罷光祖後再居吏部推轂之甚力趙用賢沈思孝以論此呂事與光祖左後亦數推輓之御史蔡時鼎陳登雲嘗劾光祖光祖引登雲爲知己時鼎視嶮兩淮以建言罷商人訐於南刑部光祖時爲尚書雪其誣罪妄訴者人服其量

孫籙字文中父陞字志高都御史燧季子也嘉靖十四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累官禮部侍郎嚴嵩枋國陞其門生也獨無所附麗會南京禮部尚書缺衆不欲行陞獨請往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恪陞嘗念父死宸濠之難終

身不書寧字亦不爲人作壽文居官不言人過時稱篤行君子四子鑰鋌鏘鑰鑰鋌南京禮部右侍郎鏘太僕卿鑰自有傳鑰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武庫主事歷武選郎中尚書楊博深器之世宗齋居二十年諫者輒獲罪鑰請朝羣臣且力詆近倖方士引趙高林靈素爲喻中貴匿不以聞鑰遂引疾歸隆慶元年起南京文選郎中萬曆初累遷光祿卿引疾歸里居十年坐臥一小樓賓客罕見其面起故官進大理卿都御史吳時來議律例多紕鑿鑰力爭之帝悉從駁議歷南京吏部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命甫下會陸光祖去廷推代者再乃

召爲吏部尚書吏部自宋纁及光祖爲政權始歸部至
龔守益堅故事冢宰與閣臣遇不避道後率引避光祖
爭之乃復故然陰戒騶人異道行至龔益徑直張位等
不能平因欲奪其權建議大僚缺九卿各舉一人類奏
以聽上裁用杜專擅龔言廷推大臣得共衡可否此爵
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類奏啓倖途非制給事中史孟
麟亦言之詔卒如位議自是吏部權又漸散之九卿矣
二十一年大計京朝官力杜請謁文選員外郎呂允昌
龔甥也首斥之考功郎中趙南星亦自斥其姻一時公
論所不予者貶黜殆盡大學士趙志臯弟預焉由是執

政皆不悅王錫爵方以首輔還朝欲有所庇比至而察疏已上庇者在黜中亦不能無憾會言官以拾遺論劾稽勲員外郎虞淳熙職方郎中楊于廷主事袁黃繼議謫黃留淳熙于廷詔黃方贊畫軍務亦留之給事中劉道隆遂言淳熙于廷不當議留乃下嚴旨責部臣專權結黨繼言淳熙臣鄉人安貧好學于廷力任西事尚書石星極言其才今寧夏方平臣不敢以功爲罪且旣名議覆不嫌異同若知其無罪以諫官一言而去之自欺欺君臣誼不忍爲也帝以繼不引罪奪其俸貶南星三官淳熙等俱勒罷繼遂乞休且白南星無罪左都御史

李世達以已同掌察而南星獨被譴亦爲南星淳熙等
訟帝皆不聽於是僉都御史王汝訓右通政魏允貞大
理少卿曾乾亨郎中于孔兼員外郎陳泰來主事顧允
成張納陞賈巖助教薛敷教交章訟南星寃而泰來詞
尤切其畧曰臣嘗四更京察其在丁丑張居正以奪情
故用御史朱璉謀借星變計吏箝制衆口署部事方逢
時考功郎中劉世亨依違其間如蔡文範習孔教輩竝
掛察籍不爲衆所服辛巳居正威福已成王國光唯諾
惟謹考功郎中孫惟清與吏科秦燿謀盡錮建言諸臣
吳中行等今輔臣趙志臯張位撫臣趙世卿亦掛名南

北京察公論寃之丁亥御史王國力折給事中楊廷相同官馬允登之邪議而尚書楊巍素性模稜考功郎徐一禎立調停之畫涇渭失辯亦爲時議所譏獨今春之役旁咨博採覈實稱情邪諂盡屏貪墨必汰乃至籛割渭陽之情南星忍秦晉之好公正無踰此者元輔錫爵兼程赴召人或疑其欲干計典今其親故皆不能庇欲甘心南星久矣故道隆章上而專權結黨之旨旋下夫以吏部議留一二庶僚爲結黨則兩都大僚被拾遺者二十有二人而閣臣議留者六詹事劉虞夔以錫爵門生而留獨可謂之非黨耶且部權歸閣自高拱兼攝以

來已非一日尚書自張瀚嚴清而外選郎自孫鑛陳有
年而外莫不奔走承命其流及於楊巍至劉希孟謝廷
案而掃地盡矣尚書宋纁稍欲振之卒爲故輔申時行
齟齬以死尚書陸光祖文選郎王教考功郎鄒觀光矢
志澄清輔臣王家屏虛懷以聽銓敘漸清乃時行身雖
還里機伏垣牆授意內璫張誠田義及言路私人教觀
光遂不久斥逐今祖其故智借拾遺以激聖怒是內璫
與閣臣表裏箝勒部臣而陛下未之察也疏入帝怒謫
孔兼泰來等世達又抗疏論救帝怒盡斥南星淳熙于
廷黃爲民隴乃上疏言吏部雖以用人爲職然進退去

留必待上旨是權固有在非臣部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僚爲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留二司屬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如避專權結黨之嫌畏縮選愼使銓職之輕自臣始臣之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當時後來者且以臣爲戒又大罪也固請賜骸骨仍不允鑕遂杜門稱疾疏累上帝猶溫旨慰留賜羊豕酒醬米物且敕侍郎蔡國珍暫署選事以需鑕起鑕堅臥三月疏至上乃許乘傳歸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清簡鑕嘗曰大臣不合惟當引去否則有職業在謹自守足矣其志節如此子如法官刑部主

事以諫阻鄭貴妃進封貶潮陽典史久之移疾歸廷臣累薦悉報寢卒贈光祿少卿

陳有年字登之餘姚人父克宅字卽卿正德九年進士嘉靖中官御史哭爭大禮有大僚欲去克宅扼其項曰奈何先去爲人望其人愧而止俄繫獄廷杖獲釋先後按貴州河南多所彈劾吏部尚書廖紀姻爲所劾罷惡之出爲松潘副使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都勻苗王阿向作亂據凱口圍克宅與總兵官楊仁攻斬阿向論功進秩旋移撫蘇松旣行而阿向黨復叛坐罷官候勘巡撫汪珊討平賊推功克宅克宅已卒乃賜卹典有

年舉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吏部歷驗封郎中萬曆元年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錦衣都督希孝賄中官馮保援張懋例乞贈王大學士張居正主之有年持不可草奏言令典功臣歿公贈王侯贈公子孫襲者生死止本爵懋贈王廷議不可卽希忠父輔亦言之後竟贈非制且希忠無助伐豈當濫寵左侍郎劉光濟署部事受指居正爲刪易其藁有年力爭竟以原奏上居正不懌有年卽日謝病去十二年起稽勲郎中歷考功文選謝絕請寄除目下中外皆服遷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尚方所需陶器多奇巧難成後有

詔許量減旣而如故有年引詔旨請不從內閣申時行等固爭乃免十之三南畿浙江大侵詔禁隣境閉糴商舟皆集江西徽人尤衆而江西亦歲儉羣乞有年禁遏有年疏陳濟急六事中請稍弛前禁令江西民得自救南京御史方萬山劾有年違詔帝怒奪職歸薦起督操江累遷吏部右侍郎改兵部又改吏部尚書孫鑰左侍郎羅萬化皆鄉里有年力引避朝議不許尋由左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二十一年與吏部尚書溫純共典京察所黜咸當未幾遂代純位其秋鑰謝事召拜吏部尚書止宿公署中見賓則於待漏所引用僚屬極一時選

明年王錫爵將謝政廷惟閣臣詔無拘資品有年適在告侍郎趙參魯盛訥文選郎顧憲成往咨之列故大學士王家屏故禮部尚書沈鯉故吏部尚書孫繼禮部尚書沈一貫左都御史孫丕揚吏部侍郎鄧以讚少詹事馮琦七人名上蓋繼丕揚非翰林爲不拘資琦四品爲不拘品也家屏以爭國本去位帝意雅不欲用又推及吏部尚書左都御史非故事嚴旨責讓謂不拘資品乃昔年陸光祖自爲內閣地今推繼丕揚顯屬徇私前吏部嘗兩推閣臣可具錄姓名以上於是備列沈鯉李世達羅萬化陳于陞趙用賢朱賡于慎行石星曾同亨鄧

以讚等而世達故左都御史也帝復不悅謂詔旨不許
推都御史何復及世達家屏舊輔臣不當擅議起用乃
命于陞一貫入閣而謫憲成及員外郎黃縉王同休主
事章嘉禎黃中色爲雜職錫爵首疏救有年及參魯等
疏繼之帝竝不納趙志臯張位亦佯爲言而二人者故
不由廷推因謂輔臣當出特簡廷推由陸光祖交通言
路爲之不可爲法帝喜降旨再譙責遂免縉等貶謫但
停俸一年給事中盧明諷疏救憲成帝怒貶明諷秩斥
憲成爲民有年抗疏言閣臣廷推其來舊矣曩楊巍秉
銓臣署文選廷推閣臣六人今元輔錫爵卽是年所推

也臣邑前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呂本竝由廷
推官止四品而耿裕聞淵則以吏部尚書居首是廷推
與推及吏部皆非自今創也至不拘資品自出聖諭臣
敢不仰承因固乞骸骨帝得疏以其詞直溫旨慰答有
年自是累疏稱疾乞罷帝猶慰留賚食物羊酒有年請
益力最後以身雖退遺賢不可不錄力請帝起廢帝報
聞有年遂杜門不出數月中疏十四上乃予告乘傳歸
歸裝書一篋衣一笥而已二十六年正月卒年六十有
八四月詔起南京右都御史而有年已前卒贈太子太
保諡恭介故事吏部尚書未有以他官起者屠瀟掌都

察院楊博嚴清掌兵部皆用原銜領之南京兵部尚書楊成起掌南院亦領以故銜有年以右都御史起蓋帝欲用之而政府陰抑之也有年風節高天下兩世膺仕無宅居其妻孥至以油幙障漏其歸自江西故廬火乃僦一樓居妻孥而身栖僧舍其刻苦如此

孫丕揚字叔孝富平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歷按畿輔淮揚矯然有風裁隆慶中擢大理丞以嘗劾高拱拱門生給事中程文誣劾丕揚落職候勘拱罷事白起故官萬曆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以嚴爲治屬吏皆惴惴按行關隘增置敵樓三百餘

所築邊牆萬餘丈錄功進右副都御史中官馮保家在畿內張居正屬爲建坊丕揚拒不應知二人必怒五年春引疾歸其冬大計京官言路希居正指劾之詔起官時調南京用御史按陝西者知保等憾不已密諷西安知府羅織其贓知府遣吏報御史吏爲虎噬及再報則居正已死事乃解起應天府尹召拜大理卿進戶部右侍郎十五年河北大饑丕揚鄉邑及隣縣蒲城同官至採石爲食丕揚傷之進石數升於帝因言今海內困加派其窮非止啖石之民也宜寬賦節用罷額外徵派及諸不急務損上益下以培蒼生大命帝感其言頗有所

減罷尋由左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以病歸召拜刑部尚書丕揚以獄多滯囚由公移牽制議刑部大理各置籍凡獄上刑部次日卽詳讞大理大理審允次日卽還刑部自是囚無淹繫奏五歲方恤刑恐冤獄無所訴請敕天下撫按方春時和令監司按行州縣大錄繫囚按察使則錄會城囚死罪矜疑及流徒以下可原者撫按以達於朝期毋過夏月輕者立遣重者仍聽部裁歲以爲常帝報從之己條上省刑省罰各三十二事帝稱善優詔褒納自是刑獄大減有內豎殺人逃匿禁中不揚奏捕卒論成改左都御史陳臺規三事請專掌印重

巡方久巡城著爲令已又言閭閻民瘼非郡邑莫濟郡
邑吏治非撫按監司莫清撫按監司風化非部院莫飭
請立約束頒天下獎廉抑貪共勵官箴帝咸優詔報許
二十二年拜吏部尚書丕揚挺勁不撓百僚無敢以私
干者獨患中貴請謁乃創爲掣籤法大選急選悉聽其
人自掣請寄無所容一時選人盛稱無私然銓政自是
一大變矣二十三年大計外吏九江知府沈鐵嘗爲衡
州同知發巡撫秦耀罪江西提學僉事馬猶龍嘗爲刑
部主事定御史祝大舟贓賄遂爲庇者所惡考功郎蔣
時馨黜之丕揚不能察及時馨爲趙文炳所劾丕揚力

與辨雪謂覺由丁此呂此呂坐逮丕揚又力詆沈思孝於是思孝及員外郎岳元聲連章訐丕揚丕揚請去甚力其冬帝以軍政故貶南京言官三十餘人丕揚猶在告偕九卿力諫弗納已而帝惡大學士陳于陞論救謫諸言官邊方丕揚等復抗疏諫帝益怒盡除其名初帝雖以風望用丕揚然不甚委信有所推舉率用其次數請起廢輒報罷丕揚以志不行已懷去志及是杜門踰半歲疏十三上多不報至四月溫諭勉留乃復起視事主事趙學仕者大學士志臯族弟也坐事議調文選郎唐伯元輒注饒州通判俄學仕復以前事被訐給事中

劉道亨因劾吏部附勢語侵丕揚博士周獻臣有所陳論亦頗侵之丕揚疑道亨受同官周孔教指獻臣又孔教宗人益疑之復三疏乞休最後貽書大學士張位懇其擬旨允放位如其言丕揚聞則大恚謂位逐己上疏詆位及道亨孔教獻臣思孝甚力帝得疏不直丕揚位亦疏辯求退帝復詔慰留而位同官陳于陞沈一貫亦爲位解丕揚再被責讓許馳傳去久之起南京吏部尚書辭不就及吏部尚書李戴免帝難其代以侍郎楊時喬攝之時喬數請簡用尚書帝終念丕揚廉直三十六年九月召起故官屢辭不允明年四月始入都年七十

有八矣三十八年大計外吏黜陟咸當又奏舉廉吏布政使汪可受王佐張偲等二十餘人詔不次擢用先是南北言官羣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里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而祭酒湯賓尹論德顧天竣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黨崑黨以賓尹宣城人天竣崑山人也御史徐兆魁喬應甲劉國縉鄭繼芳劉光復房壯麗給事中王紹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紹吉周永春輩則力排東林與賓尹天竣聲勢相倚大臣多畏避之至是繼芳巡按浙江有偽爲其書抵紹徽國縉者中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又言秦脉斬斷吾輩

可以得志福清謂葉向高耀州謂王國王圖富平卽丕揚也國時巡撫保定圖以吏部侍郎掌翰林院與丕揚皆秦人故曰秦脉蓋小人設爲挑激語以害繼芳輩而其書乃達之丕揚所丕揚不爲意會御史金明時居官不職慮京察見斥先上疏力攻圖并詆御史史記事徐縉芳謂爲圖心腹及圖縉芳疏辯明時再劾之因及繼芳僞書事國縉疑書出縉芳及李邦華李炳恭徐良彥周起元手因目爲五鬼五人皆選授御史候命未下者也當是時諸人日事攻擊議論紛呶帝一無所問則益植黨求勝朝端闕然及明年三月大計京官丕揚與侍

郎蕭雲舉副都御史許弘綱領其事考功郎中王宗賢
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河南道御史湯兆京協理御史
喬允升佐之故御史康丕揚徐大化故給事中鍾兆斗
陳治則宋一韓姚文蔚主事鄭振先張嘉言及賓尹天
竣國縉咸被察又以年例出紹徽應甲於外羣情翕服
而諸不得志者深銜之當計典之初舉也兆京謂明時
將出疏要挾以激丕揚丕揚果怒先期止明時過部考
察特疏劾之旨下議罪而明時辨疏復犯御諱帝怒褫
其職其黨大譁謂明時未嘗要挾兆京祇以劾圖一疏
實之爲圖報復於是刑部主事秦聚奎力攻丕揚爲賓

尹大化國籍紹徽應甲嘉言辨時部院察疏猶未下丕揚奏趣之因發聚奎前知績溪吳江時貪虐狀帝方向丕揚亦褫聚奎職由是黨人益憤謂丕揚果以僞書故斥紹徽國籍且二人與應甲嘗攻三才元翰故代爲修隙議論洶洶引綱聞而畏之累請發察疏亦若以丕揚爲過當者黨人藉其言益思撼丕揚禮部主事丁元薦甫入朝慮察疏終寢抗章責弘綱因盡發崑宣黨構謀狀於是一桂繼芳永春兆魁宗文爭擊元薦爲明時等訟寃賴向高調護至五月察疏乃下給事中彭惟成南京給事中高節御史王萬祚曾成易猶攻訐不已丕揚

以人言紛至亦屢疏求去優詔勉留先是楊時喬掌察
斥科道錢夢臯等十人特旨留任至是不揚亦奏黜之
羣情益快不揚以白首趨朝非薦賢無以報國先後推
轂林居耆碩若沈鯉呂坤郭正域邱度蔡悉顧憲成趙
南星鄒元標馮從吾于玉立高攀龍劉元珍龐時雍姜
士昌范涑歐陽東鳳輩帝雅意不用舊人悉寢不報不
揚又請起故御史錢一本等十三人故給事中鍾羽正
等十五人亦報罷不揚齒雖邁帝重其老成清德眷遇
益隆而不陽乞去不已疏復二十餘上既不得請則於
明年二月拜疏徑歸向高聞之急言於上詔令乘傳且

敕所司存問既而不揚疏謝因陳時政四事帝復優詔報之家居二年卒年八十三贈太保天啓初追諡恭介蔡國珍字汝聘奉新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鄉人嚴嵩當國欲羅致門下國珍不應乞就南爲刑部主事盜七十餘人久繫獄得其情減釋過半就改吏部進郎中出爲福建提學副使以侍養歸遭母喪服除遂不出家居垂二十年張居正旣卒朝議大起廢籍萬曆十一年仍以故官涖福建遷湖廣右參政分守辰沅洞蠻亂將吏議勦國珍檄諭之遂定歷浙江左布政使以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召爲左副都御史歷吏部左右侍郎與尚

書孫鑰陳有年綜核銓政擢南京吏部尚書二十四年
閏八月孫丕揚去國帝久不除代部事盡弛其年十二
月竟廢大選閣臣及言官數爲言明年二月始命國珍
爲吏部尚書三殿災率諸臣請修省旋有詔起廢國珍
列三等人品正大心術光明者文選郎王教等二十四
人才有足錄過無可棄者給事中喬允等三十三人因
人誑誤覺非己作者給事中耿隨龍等三十六人竝請
錄用竟報寢明年正月倡廷臣詣文華門請舉皇長子
冊立冠婚言必得請方退帝遣中官諭曰此大典稍需
時耳何相挾若是乃頓首出給事中戴士衡劾文選郎

白所知贓私國珍爲辨且求罷帝不聽除所知名御史
況上進因論國珍八罪帝察其誣不問國珍遂稱疾累
疏乞休先是不揚坐忤張位去官位欲援同己者爲助
以國珍鄉人汲引甚力及秉銓一守成憲不爲位用位
惡之國珍乃懷去志至是帝忽怒吏部貶黜諸郎二十
二人國珍求去益力許乘傳歸初楊巍爲吏部與內閣
相比得居位八年自宋纁陸光祖力與閣抗權雖歸部
身不見容故自纁至國珍卒未浹歲去惟丕揚閣二年
時咸議閣臣伎而惜纁等用未竟也國珍素以學行稱
風力不及孫鑰陳有年而清操似之均爲時望所屬家

居十二年卒年八十四贈太子太保諡恭靖

楊時喬字宜遷上饒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除工部主事權稅杭州令商人自署所入輸之有司無所預隆慶元年冬上時政要務言幾之當慎者三以日勤朝講爲修德之幾親裁章奏爲出令之幾聽言能斷爲圖事之幾弊之最重者九曰治體怠弛曰法令數易曰賞罰無章曰用度太繁曰鬻官太濫曰莊田擾民曰習俗侈靡曰士氣卑弱曰議論虛浮勢之偏重者三宦寺難制也宗祿難繼也邊備難振也疏入帝褒納中外傳誦焉擢禮部員外郎遷南京尚寶丞萬曆初以養親去服除起

南京太僕丞復遷尚寶移疾歸時喬雅無意榮進再起再告闕十七年始薦起尚寶卿四遷南京太常卿疏請議建文帝諡祠祀死節諸臣就遷通政使秩滿連章乞休不允三十一年冬召拜吏部左侍郎時李戴已致仕時喬至卽署部事絕請謁謝交遊止宿公署苞苴不及門及大計京朝官首輔沈一貫欲庇其所私憚時喬方正將令兵部尚書蕭大亨主之次輔沈鯉不可而止時喬乃與都御史溫純力鋤政府私人若給事中錢夢臯御史張似渠于永清輩咸在察中又以年例出給事中鍾兆斗於外一貫大愠密言於帝留察疏不下夢臯亦

假楚王事再攻郭正域謂主察者爲正域驅除帝意果
動特留夢臯已盡留科道之被察者而嚴旨責時喬等
報復時喬等惶恐奏辨請罷斥帝不問夢臯旣留遂合
兆斗累疏攻純并侵時喬時喬求去已而員外郎賀燦
然請斥被察科道亦詆純挾權鬪捷顧獨稱時喬又言
陛下睿斷躬操非閣臣所能竊弄意蓋爲一貫解時喬
以與純共事復疏請貶黜不報及純去夢臯兆斗亦引
歸帝復降旨譙讓謂祖宗朝亦常留被察科道何今日
揣疑君父誣詆輔臣因責諸臣朋比令時喬策勵供職
而盡斥燦然及劉元珍龐時雍輩時喬歎曰主察者逐

爭察者亦竄矣尚可覲顏居此乎九疏引疾竟不得請時中外缺官多不補而羣臣省親養病給假及建言註誤被譴者充滿林下率不獲召時喬乃備列三百餘人三疏請錄用三十四年皇長孫生有詔起廢時喬復列上遷謫鄒元標等九十六人削籍范雋等一百十人帝卒不省明年大計外吏時喬已偕副都御史詹沂受事居數日帝忽命戶部尚書趙世卿代時喬遂中輟蓋去冬所批察疏至是誤發之也輔臣朱賡謂非體立言於帝帝亦覺其誤卽日收還時喬堅辭不肯任吏科陳治則劾其怨懟無人臣禮有旨詰責時喬乃再受事永年

伯王棟卒其子明輔請襲時喬以外戚不當傳世固爭之弗聽時一貫已罷言路爭擊其黨而李廷機者一貫教習門生也閣臣闕衆多推之惟給事中曾于汴宋一韓御史陳宗契持不可時喬卒從衆議未幾又推黃汝良全天敘爲侍郎諸攻一貫者益不悅給事中王元翰胡忻遂交劾時喬時喬疏辨力求罷當是時帝委時喬銓柄又不置右侍郎一人獨理部事銓敘平允然堂陛扞格曠官廢事日甚一日而中朝議論方囂動見掣肘時喬官位未崇又自溫純去久不置都御史益無以鎮壓百僚由是上下相凌紀綱日紊言路得收其柄時喬

亦多委蛇議者諒其苦心不甚咎也秉銓凡五年最後起故尚書孫丕揚未至而時喬已卒篋餘一敝裘同列賻襚以殮詔贈吏部尚書諡端潔時喬受業永豐呂懷最不喜王守仁之學闢之甚力尤惡羅汝芳官通政時具疏斥之曰佛氏之學初不溷於儒乃汝芳假聖賢仁義心性之言倡爲見性成佛之教謂吾學直捷不假修爲於是以傳註爲支離以經書爲糟粕以躬行實踐爲迂腐以綱紀法度爲桎梏踰閑蕩檢反道亂德莫此爲甚敕所司明禁用彰風教詔從其言

贊曰古者冢宰統百官均四海卽宰相之任也後代政

柄始分至明中葉旁撓者衆矣嚴清諸人清公素履秉
正無虧彼豈以進退得失動其心哉孫丕揚創掣籤法
雖不能辨材任官要之無任心營私之弊苟非其人毋
寧任法之爲愈乎蓋與時宜之未可援古義以相難也

明史卷二百二十四終

明史卷二百二十五

列傳第一百十三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加六級張廷玉奉

敕修

張瀚

王國光

梁夢龍

楊巍

李戴

趙煥

鄭繼之

張瀚字子文仁和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歷廬州知府改大名俺答圍京師詔遣兵部郎中徵畿輔民兵入衛瀚立閱戶籍三十丁簡一人而以二十

九人供其餉得八百人馳至真定請使者閱兵使者稱其才累遷陝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甫半歲入爲大理卿進刑部右侍郎俄改兵部總督漕運隆慶元年改督兩廣軍務時兩廣各設巡撫官事不關督府瀚請如三邊例乃悉聽節制大盜曾一本寇掠廣州詔切責瀚停總兵官俞大猷郭成俸己一本浮海犯福建官軍迎擊大破之賚銀幣己復犯廣東陷碣石衛叛將周雲翔等殺雷瓊參將耿宗元與賊合廷議鐫瀚一秩調用己而成大破賊獲雲翔詔還瀚秩卽家俟召再撫陝西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工部尚書萬曆元年

吏部尚書楊博罷召瀚代之秩滿加太子少保時廷推
吏部尚書首左都御史葛守禮次工部尚書朱衡次瀚
居正惡守禮戇厭衡驕故特拔瀚瀚資望淺忽見擢舉
朝益趨事居正而瀚進退大臣率奉居正指卽出己意
輿論多不協以是爲御史鄭準王希元所劾居正顧之
厚不納也御史劉臺劾居正因論瀚撫陝狼籍又唯諾
居正狀比居正遭喪謀奪情瀚心非之中旨令瀚諭留
居正居正又自爲牘風瀚屬吏以覆旨請瀚佯不喻謂
政府奔喪宜予殊典禮部事也何關吏部居正復令客
說之不爲動乃傳旨責瀚久不奉詔無人臣禮廷臣惴

恐交章留居正瀚獨不與撫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怒嗾給事中王道成御史謝思啓摭他事劾之勒致仕歸居正歿帝頗念瀚詔有司給月廩年及八十特賜存問卒贈太子少保諡恭懿

王國光字汝觀陽城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吳江知縣鄰邑有疑獄來質訊輒得情調儀封擢兵部主事改吏部歷文選郎中屢遷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謝病去隆慶四年起刑部左侍郎拜南京刑部尚書未上改戶部再督倉場神宗卽位還理部事時簿牒繁冗自州縣達部有繕書輪解交納諸費公私苦之國光疏請裁併

去繁文十三四時稱簡便戶部十三司自弘治來以公署監惟郎中一人治事員外郎主事止除官日一赴而已郎中力不給則委之吏胥弊益滋國光盡令入署職務得修舉邊餉告匱而諸邊歲出及屯田鹽課無可稽國光請敕邊臣核實且畫經久策以聞甘肅巡撫廖逢節等各條上其數耗蠹爲損萬曆元年奏言國初天下州縣存留夏稅秋糧可一千二百萬石其時議主寬大歲用外計贏銀百萬有餘使有司歲徵無缺則州縣積貯自豐水旱盜賊不能爲災患今一構兵荒輒留京儲發內帑由有司視存留甚緩苟事催科則謂擾民弊遂

至此請行天下撫按官督所司具報出入存留逋負之數臣部得通融會計以其餘濟邊有司催徵不力者悉以新令從事制可京軍支糧通州者候伺甚艱國光請遣部郎一人司之名坐糧廳投牒驗發無過三日諸軍便之天下錢穀散隸諸司國光請歸併責成畿輔府州縣歸福建司南畿歸四川司鹽課歸山東司關稅歸貴州司淮徐臨德諸倉歸雲南司御馬象房及二十四馬房芻料歸廣西司遂爲定制三年京察拾遺國光爲南京給事御史所劾再疏乞罷帝特留之明年復固以請乃詔乘傳歸瀕行以所輯條例名萬曆會計錄上之帝

嘉其留心國計令戶部訂正及書成詔褒諭焉五年冬吏部尚書張瀚罷起國光代陳采實政別繁簡責守令恤卑官罷加納數事皆允行尋以考績加太子太保八年當考察外吏請毋限日期詔許之且命註誤者聽從公辯雪明年大計京朝官徇張居正意寘吳中行等五人於察籍國光有才智初掌邦計多所建白及是受制執政聲名損於初給事中商尚忠論國光銓選私所親而給事中張世則出爲河南僉事憾國光劾其鬻官贖貨國光再奏辯帝再慰留責世則挾私貶儀真丞及居正卒御史楊寅秋劾國光六罪帝遂怒落職閒住己念

其勞命復官致仕

梁夢龍字乾吉真定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首劾吏部尚書李默帝方顧默厚不問出覈陝西軍儲劾故延綏巡撫王輪督糧郎中陳燦等廢斥有差歷吏科都給事中帝怒禮部尚書吳山夢龍惡獨劾山得罪清議乃并吏部尚書吳鵬劾罷之嘗上疏言相臣賢否關治道污隆請毋拘資格敕在廷公舉名德宿望之臣以光聖治帝疑諸臣私有所推引責令陳狀夢龍惶恐謝罪乃奪俸擢順天府丞坐京察拾遺出爲河南副使河決沛縣尚書朱衡議開徐邳新河夢

龍董其役三遷河南右布政使隆慶四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是秋河決宿遷覆漕糧八百艘朝議通海運以屬夢龍夢龍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艇往來其間自膠州至海倉島人及商賈亦時出入臣等因遣人自淮安轉粟二千石自膠州轉麥千五百石入海達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由淮安至天津大要兩旬可達歲五月以前風勢柔順揚帆尤便况舟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苟船非朽敝按占候以行自可無虞較元人殷明略故道安便尤甚邱濬所稱傍海通運卽此是也請以河爲正運海爲

備運萬一河未易通則海運可濟而河亦得悉心疏濬以圖經久又海防綦重沿海衛所玩愒歲久不加繕飭識者有未然之憂今行海運兼治河防非徒足裨國計兼於軍事有補章下戶部部議海運久廢猝難盡復請令漕司量撥糧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以達天津工部給銀爲海艘經費報可已而海運卒不行事具王宗沐傳明年冬遷右副都御史移撫河南神宗初張居正當國夢龍其門下士特愛之召爲戶部右侍郎尋改兵部出賚遼東有功將士五年以兵部左侍郎進右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李成梁大破土蠻於長定堡帝爲告

廟宣捷大行賞賚官夢龍一子已給事中光懋言此乃
保塞內屬之部游擊陶承譽假犒賚掩襲之請坐以殺
降罪兵部尚書方逢時曲爲解夢龍等亦辭免恩廕及
土蠻三萬騎入東昌堡成梁擊敗之寧前復警夢龍親
率勁卒三千出山海關爲成梁聲援分遣兩參將遮擊
復移繼光駐一片石邀之敵引去前後奏永莫堡丁字
泊馬蘭峪養善木紅土城寬奠廣寧右屯錦義大寧堡
諸捷累賜敕獎勵就加兵部尚書以修築黃花鎮古北
口邊牆加太子少保再廢子至錦衣世千戶召入掌部
務疏陳軍政四事尋錄防邊功加太子太保十年六月

居正歿吏部尚書王國光劾罷夢龍代其位踰月御史江東之劾夢龍免徐爵賄保得吏部以孫女聘保弟爲子婦御史鄧練趙楷復劾之遂令致仕家居十九年卒天啟中趙南星訟其邊功贈少保崇禎末追諡貞敏

楊巍字伯謙海豐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武進知縣擢兵科給事中操江僉都御史史褒善已遷大理卿巍言東南倭患方劇參贊巡撫俱論罪褒善獨倖免又黃緣美遷請并吏部罰治帝怒停選司俸還褒善故官巍旣忤吏部遂出爲山西僉事已遷參議分守宣府寇入犯偕副將馬芳擊斬其部長賚銀幣尋爲陽和兵備副

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錄擣巢功進秩二級踰年以養母歸歸二年召起巡撫陝西增補屯戍軍伍清還屯地之奪於藩府者隆慶初進右副都御史移撫山西所部驛遞銀歲徵五十四萬巍請減四之一修築沿邊城堡檄散大盜李九經黨復乞養母去神宗立起兵部右侍郎萬曆二年改吏部進左又以終養歸母年逾百歲卒十年起南京戶部尚書旋召爲工部尚書有詔營建行宮近功德寺巍爭之乃止明年改戶部遷吏部尚書明制六部分泄天下事內閣不得侵至嚴嵩始陰撓部權迨張居正時部權盡歸內閣遂巡請事如屬吏祖

制由此變至是申時行當國巍素厲清操有時望然年
耄散骸多聽其指揮御史丁此呂論科場事時行及余
有丁許國輩皆惡之巍論謫此呂爲御史江東之李植
等所攻與時行俱乞罷帝從諸大臣請慰留巍等而戒
諭言者巍乃起復視事當居正初敗言路張甚帝亦心
疑諸大臣朋比欲言官摘發之以杜壅蔽諸大臣懼見
攻政府與銓部陰相倚以制言路先是九年京察張居
正令吏部盡除異己者十五年復當大計都御史辛自
修欲大有所澄汰巍徇政府指持之出身進士者貶黜
僅三十三人而翰林吏部給事御史無一焉賢否混淆

羣情失望十七年夏帝久不視朝中外疑帝以張鯨不用故託疾巍率同列請以秋日御殿至十月巍等復請帝不悅責以沽名巍初歎歷中外甚有聲及秉銓素望大損然有清操性長厚不爲刻覈行明年以年幾八十二屢疏乞歸詔乘傳給廩隸如故事歸十五年九十二而卒贈少保

李戴字仁夫延津人隆慶二年進士除興化知縣有惠政擢戶科給事中廣東以軍興故增民間稅至萬曆初亂定戴奏正之累遷禮科都給事中出爲陝西右參政進按察使張居正尚名法四方大吏承風刻覈戴獨行

之以寬由山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歲
凶累請蠲振入爲刑部侍郎累進南京戶部尚書召拜
工部尚書以繼母憂去二十六年吏部尚書蔡國珍罷
廷推代者七人戴居末帝特擢用之當是時趙志臯沈
一貫輔政雖不敢撓部權然大僚缺人九卿及科道掌
印者咸得自舉聽上裁而吏部諸曹郎亦由九卿推舉
尚書不得自擇其屬在外府佐及州縣正佐官則盡用
掣簽法部權日輕戴視事謹守新令幸無罪而已明年
京察編修劉綱中書舍人丁元薦南京評事龍起雷嘗
以言事忤當路咸置察中時議頗不直戴而是時國本

未定皇長子冠婚久稽戴每倡廷臣直諫及礦稅害劇
戴率九卿言陳增開礦山東知縣吳宗堯逮李道抽分
湖口知府吳寶秀等又逮天下爲增道者何限有司安
所措手足且今水旱頻仍田里蕭耗重以東征增兵益
餉而西事又見告矣民不聊生奸宄方竊發奈何反爲
發其機速其變哉不報山西稅使張忠奏調夏縣知縣
韓薰簡僻戴以內官不當擅舉刺疏爭之湖廣陳奉屢
奏逮有司戴等又極論且言奉及遼東高淮擅募勁卒
橫民間尤不可不問帝亦弗聽已復偕同列言自去夏
六月不雨至今路瑾相望巡撫汪應蛟所奏饑民十八

萬人加以頻值寇警屢興征討之師按丁增調履畝加租賦額視二十年前不啻倍之矣瘡痍未起而採權之害又生不論礦稅有無概勒取之民間此何理也天下富室無幾奸人肆虐何極指其屋而恐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彼漏稅則橐立罄矣持無可究詰之說用無所顧畏之人蚩蚩小民安得不窮且亂也湖廣激變已數告而近日武昌尤甚此輩寧不愛性命哉變亦死不變亦死與其吞聲獨死毋寧與讐家俱糜故一發不可遏耳陛下可視爲細故耶亦不報三十年二月帝有疾詔罷礦稅釋繫囚錄建言譴謫諸臣越日帝稍愈命礦

稅採權如故戴率同官力諫時釋罪起廢二事猶令閣臣議行戴卽欲疏名上請而刑部尚書蕭大亨謂釋罪必當奏聞方具疏上太僕卿南企仲以二事久稽劾戴等不能將順帝怒并停前詔戴引罪求罷帝不許自是請起廢者再率九卿乞停礦稅者四皆不省稽勲郎中趙邦清素剛介爲給事中張鳳翔所劾疑出文選郎中鄧光祚驗封郎中侯執躬意辨疏侵之御史沈正隆給事中田大益交章劾邦清邦清憤盡發光祚執躬私事光祚亦騰疏力攻部中大閱戴無所裁抑御史左宗郢李培遂劾戴表率無狀戴引疾乞去帝諭留爲貶邦清

三秩允光祚執躬歸羣囂乃息明年冬妖書事起錦衣官王之楨等與同官周嘉慶有隙言妖書嘉慶所爲下詔獄窮治嘉慶戴甥也比會鞠戴引避帝聞而惡之會王士騏通書事發下部議士騏奏辨帝謂士騏不宜辨責戴不能鉗屬官戴引罪而疏紙誤用印復被譙讓罪其司屬戴疏謝用印如故帝怒令致仕奪郎中以下俸戴秉銓六年溫然長者然聲望出陸光祖諸人下趙志臯沈一貫柄政戴不敢爲異以是久於其位而銓政益頽廢矣卒贈少保

趙煥字文光掖縣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烏城知縣

入爲工部主事改御史萬曆三年中官張宏請遣其黨
權眞定材木煥及給事中侯于趙執奏不從張居正遭
父喪言官交章請留煥獨不署名擢順天府丞累遷左
僉都御史十四年三月風霾求言煥請恢聖度納忠言
謹嘖笑信政令時召大臣商推治理次第舉行實政弊
在內府者一切報罷而飭戒督府有司務求民瘼帝嘉
納焉尋遷工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乞假去起南京右
都御史以親老辭時煥兄遼東巡撫僉都御史燿亦乞
歸養吏部言二人情同燿爲長子且任封疆久可聽其
歸乃趣煥就職尋召爲刑部尚書議日本貢事力言非

策男子諸龍光訐奏李如松通倭下吏并及其黨陳仲登枷赤日中滿戍瘴鄉煥以盛暑必斃而二人罪不當死兩疏力爭忤旨詰責復以議浙江巡按彭應參獄失帝意遂引疾歸再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吏部尚書皆不赴家居十六年召拜刑部尚書尋兼署兵部四十年二月孫丕揚去改署吏部時神宗怠於政事曹署多空內閣惟葉向高杜門者已三月六卿止一煥在又兼署吏部吏部無復堂上官兵部尚書李化龍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戶禮工三部各止一侍郎而已都察院自溫純罷去八年無正官故事給事中五十人御史

一百十人至是皆不過十人煥累疏乞除補帝皆不報其年八月遂用煥爲吏部尚書諸部亦除侍郎四人旣而考選命下補給事中十七人御史五十人言路稱盛然是時朋黨已成中朝議論角立煥素有清望驟起田間於朝臣本無所左右顧雅不善東林諸攻東林者乘間入之所舉措往往不協清議先後爲御史李若星給事中孫振基所劾帝皆優詔慰留之己兵部主事卜履吉爲署部事都御史孫瑋所論煥以履吉罪輕擬奪俸三月給事中趙興邦劾煥徇私煥疏辨再乞罷向高言今國事艱難人才日寡在野者旣賜環無期在朝者復

晨星無幾乃大小臣工日尋水火甚非國家福也臣願自今已後共捐成心憂國事議論聽之言官主張聽之當事使大臣得展布而毋苦言官之掣肘言官得發舒而毋患當事之摧殘天下事尚可爲也因請諭煥起視事煥乃出明年春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時熙魏雲中於外三人嘗力攻湯賓尹熊廷弼者又不移咨都察院於是御史湯兆京守故事爭且詆煥煥屢疏訐辯杜門不出詔慰起之兆京以爭不得投劾徑歸其同官李邦華周起元孫居相及戶部郎中賀煊交章劾煥擅權請還振基等於言路帝爲奪諸臣俸貶煊官以慰煥煥

請去益力九月遂叩首闕前出城待命帝猶遣諭留給事中李成名復劾煥伐異黨同煥遂稱疾篤堅不起踰月乃許乘傳歸四十六年吏部尚書鄭繼之去國時黨人勢成清流斥逐已盡齊黨元詩教勢尤張以煥爲鄉人老而易制力引煥代繼之年七十有七矣比至一聽詩教指揮不敢異同由是素望益損帝終以煥清操委信之及明年七月遼東告警煥率廷臣詣文華門固請帝臨朝議政抵暮始遣中官諭之退而諸軍機要務廢閣如故煥等復具疏趣之且作危語曰他日薊門蹂躪敵人叩闕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謝却之乎帝由是嘆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焉考滿當增秩寢不報煥尋卒卹典不及光宗立始賜
如制熹宗初贈太子太保

鄭繼之字伯孝襄陽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除餘干知
縣遷戶部主事歷郎中遷寧國知府進四川副使以養
親歸服除久之不出萬曆十九年用給事中陳尚象薦
起官江西進右參政召爲太僕少卿累遷大理卿東征
師罷吏部尚書李戴議留戍兵萬五千令朝鮮供億繼
之曰旣留兵自當轉餉柰何疲敝屬國議者避之爲大
理九年擢南京戶部尚書就改吏部四十一年吏部尚
書趙煥罷時帝雖倦勤特謹銓部選久不除代以繼之

有清望明年二月乃召之代煥繼之久處散地無黨援
然是時言路持權齊楚浙三黨尤橫大僚進退惟其喜
怒繼之故楚產習楚人議論且年八十餘耄而憤遂一
聽黨人意指文選郎中王大智者繼之所倚信其秋以
年例出御史李槃潘之祥給事中張鍵南京給事中張
篤敬於外皆嘗攻湯賓尹熊廷弼者也時定制科道外
遷必會都察院吏科繼之不令與聞比考選科道中書
舍人張光房知縣趙運昌張廷拱曠鳴鸞濮中玉當預
而持議頗右于玉立李三才遂見抑改授部曹大智同
官趙國琦以爲言大智怒搆於繼之逐之去由是御史

孫居相張五典周起元等援年例故事以爭且爲光房等五人稱枉吏科都給事中李瑾亦以失職抗疏劾大智御史唐世濟則右吏部詆居相等居相瑾怒交章劾世濟給事中御史復助世濟排擊居相居相再疏力攻大智大智乃引疾去繼之亦覺其非不爲辯至明年二月胡來朝爲文選出兵科都給事中張國儒御史馬孟楨徐良彥於外復不吝都察院吏科國儒已陪推京卿法不當出外孟楨良彥則素忤黨人故來朝抑之繼之不能禁時居相等已去國獨瑾再爭詆繼之來朝甚力來朝等不能難其黨思以衆力勝之於是諸御史羣起

攻瑾瑾爭之強疏三上來朝等亦三疏詆訐詞頗窮來朝乃言年例協贊之旨實秉國者調停兩袒非可爲制乞改前令從事帝一無所處分瑾方奉使自引去其秋給事中梅之煥御史李若星張五典年例外轉所司復不預聞吏科韓光裕御史徐養量稍言之然勢孤竟不能爭也時縉雲李鋹以刑部尚書兼署都察院亦浙黨所推轂四十五年大計京官繼之與鋹司其事考功郎中趙士諤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佐之所去留悉出紹吉等意繼之受成而已一時與黨人異趣者貶黜殆盡大僚則中以拾遺善類爲空繼之以篤老累疏乞休

帝輒慰留不允明年春稽首闕下出郊待命帝聞命乘傳歸又數年卒年九十二贈少保

贊曰張瀚王國光梁夢龍皆以才辦稱楊巍趙煥鄭繼之亦負清望及秉銓政蒙詬議焉於時政府參懷言路脅制固積重難返然以公滅私之節諸人蓋不能無愧云

明史卷一百二十五終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

列傳第一百一十四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 癸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海瑞何以尚

邱樞

呂坤

郭正域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舉鄉試入都卽伏闕上平黎策欲
開道置縣以靖鄉土識者壯之署南平教諭御史詣學
宮屬吏咸伏謁瑞獨長揖曰臺謁當以屬禮此堂師長
教士地不當屈遷淳安知縣布袍脫粟令老僕藝蔬自
給總督胡宗憲嘗語人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

矣宗憲子過淳安怒驛吏倒懸之瑞曰曩胡公按部令所過毋供張今其行裝盛必非胡公子發橐金數千納之庫馳告宗憲宗憲無以罪都御史鄆懋卿行部過供具甚薄抗言邑小不足容車馬懋卿恚甚然素聞瑞名爲歛威去而屬巡鹽御史袁淳論瑞及慈谿知縣霍與瑕與瑕尚書鞫子亦抗直不諂懋卿者也時瑞已擢嘉興通判坐謫興國州判官久之陸光祖爲文選擢瑞戶部主事時世宗享國日久不視朝深居西苑專意齋醮督撫大吏爭上符瑞禮官輒表賀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無敢言時政者四十五年二月瑞獨上疏曰臣聞

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欲稱其任亦惟以責寄臣工使盡言而已臣請披瀝肝膽爲陛下陳之昔漢文帝賢主也賈誼猶痛哭流涕而言非苛責也以文帝性仁而近柔雖有及民之美將不免於怠廢此誼所大慮也陛下天資英斷過漢文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使天下貫朽粟陳幾致刑措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反剛明之質而誤用之至謂選舉可得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濫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年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

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一時差快人意然嵩罷之後猶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不及漢文帝遠甚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辭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正言者諛之甚也然媿心餒氣退有後言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皆所

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
惑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
乎諸臣徇私廢公得一官多以欺敗多以不事事敗實
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
而遂謂陛下厭薄臣工是以拒諫執一二之不當疑千
百之皆然陷陛下於過舉而恬不知怪諸臣之罪大矣
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此之謂也且
陛下之誤多矣其大端在於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
自古聖賢垂訓修身立命曰順受其正矣未聞有所謂
長生之說堯舜禹湯文武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

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術於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至於仙桃天藥怪妄尤甚昔宋真宗得天書於乾祐山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爲妄誕以欺陛下而陛下誤信之以爲實然過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修真爲無害已乎大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違此陛下之計左也卽觀

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同心今爲戮首矣梁材
守道守官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
首稱之然諸臣寧爲嵩之順不爲材之逆得非有以窺
陛下之微而潛爲趨避乎卽陛下亦何利於是陛下誠
知齋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
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於堯舜禹湯
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
於臯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
陛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爲而切切於輕舉度世敵
精勞神以求之於繫風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

苦終身而終於無所成也今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臣不勝憤恨是以冒死願盡區區惟陛下垂聽焉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曰趣執之無使得遁宦官黃錦在側曰此人素有癡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曰再三爲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疾煩懣不樂召閣臣徐階議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詈耶遂逮瑞下詔獄究主使者

尋移刑部論死獄上仍留中戶部司務何以尚者揣帝
無殺瑞意疏請釋之帝怒命錦衣衛杖之百錮詔獄晝
夜榜訊越二月帝崩穆宗立兩人竝獲釋帝初崩外庭
多未知提牢主事聞狀以瑞且見用設酒饌款之瑞自
疑當赴西市恣飲噉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宮車適晏駕
先生今卽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卽大慟盡嘔出所飲
食隕絕於地終夜哭不絕聲旣釋復故官俄改兵部擢
尚寶丞調大理隆慶元年徐階爲御史齊康所劾瑞言
階事先帝無能救於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
之然自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乃

甘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又浮於高拱人避其言歷兩京左右通政三年夏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屬吏憚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勢家朱丹其門聞瑞至黜之中人監織造者爲減輿從瑞銳意興革請濟吳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賴其利素疾大戶兼并力摧豪強撫窮弱貧民田入於富室者率奪還之徐階罷相里居按問其家無少貸下令嚴發凌厲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竄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機告訐故家大姓時有被誣負屈者又裁節郵傳冗費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頓由是怨頗興都給事中舒化論瑞迂滯不達政體宜

以南京清秩處之帝猶優詔獎瑞已而給事中戴鳳翔
劾瑞庇奸民魚肉搢紳沽名亂政遂改督南京糧儲瑞
撫吳甫半歲小民間當去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將履
新任會高拱掌吏部素銜瑞并其職於南京戶部瑞遂
謝病歸萬曆初張居正當國亦不樂瑞令巡按御史廉
察之御史至山中視瑞設雞黍相對食居舍蕭然御史
歎息去居正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十二年冬居
正已卒吏部擬用左通政帝雅重瑞名畀以前職明年
正月召爲南京右僉都御史道改南京吏部右侍郎瑞
年已七十二矣疏言衰老垂死願比古人尸諫之義大

畧謂陛下勵精圖治而治化不臻者貪吏之刑輕也諸臣莫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禮之說交口而文其非夫待士有禮而民則何辜哉因舉太祖法剝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絞謂今當用此懲貪其他規切時政語極剴切獨勸帝虐刑時議以爲非御史梅鵬祚劾之帝雖以瑞言爲過然察其忠誠爲奪鵬祚俸帝屢欲召用瑞執政陰沮之乃以爲南京右都御史諸司素媮惰瑞以身矯之有御史偶陳戲樂欲遵太祖法子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提學御史房寰恐見糾擿欲先發給事中鍾宇淳復懲患寰再上疏醜詆瑞亦

屢疏乞休慰留不允十五年卒官瑞無子卒時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簋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爲歛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酌而哭者百里不絕贈太子太保諡忠介瑞生平爲學以剛爲主因自號剛峰天下稱剛峰先生嘗言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尚可存古人遺意故自爲縣以至巡撫所至力行清丈頒一條鞭法意主於利民而行事不能無偏云始救瑞者何以尚廣西興業人起家鄉舉出獄擢光祿丞又以劾高拱坐謫拱罷起雷州推官終南京鴻臚卿

邱樞字茂實諸城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由行人擢刑科給事中三十四年七月倭六七十人失道流劫自太平直逼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等閉城不敢出閱二日引去給事御史劾時徹及守備諸臣罪時徹亦上其事詞多隱護樞劾其欺罔時徹及侍郎陳洙皆罷帝久不視朝嚴嵩專國柄樞言權臣不宜獨任朝綱不宜久弛嚴嵩深憾之已劾嵩黨寧夏巡撫謝淮應天府尹孟淮貪黷謝淮坐免是年嵩敗樞劾由嵩進者順天巡撫徐紳等五人帝爲黜其三遷兵科都給事中劾南京兵部尚書李遂鎮守兩廣平江伯陳王謨錦衣指揮魏大經

咸以賄進大經下吏王謨革任己又劾罷浙江總兵官盧鏜寇犯通州總督楊選被逮及寇退檣偕其僚陳善後事宜指切邊弊帝以檣不早劾選杖六十斥爲民餘謫邊方雜職檣歸敝衣一篋圖書一束而已隆慶初起任禮科不至尋擢南京太常少卿進大理少卿病免神宗立言官交薦張居正惡之不召萬曆十一年秋起右通政未上擢左副都御史以一柴車就道旣入朝陳吏治積弊八事言臣去國十餘年士風漸靡吏治轉汙遠近蕭條日甚一日此非世運適然由風紀不振故也如京官考滿河南道例書稱職外吏給由撫按官概與保

留以朝廷甄別之典爲人臣交市之資敢徇私而不敢
盡法惡無所懲賢亦安勸此考績之積弊一也御史巡
方未離國門而密屬之姓名已盈私牘甫臨所部而講
事之干牘又滿行臺以豸冠持斧之威束手俯眉聽人
頤指此請托之積弊二也撫按定監司考語必託之有
司有司則不顧是非侈加善考監司德且畏之彼此結
納上下之分蕩然其考守令也亦如是此訪察之積弊
三也貪墨成風生民塗炭而所劾罷者大都單寒輒弱
之流苟百足之蟲傅翼之虎卽賊穢狼籍還登薦剡嚴
小吏而寬大吏詳去任而略見任此舉劾之積弊四也

懲貪之法在提問乃豺狼見遺狐狸是問徒有其名或
陰縱之使去或累逮而不行或批駁以相延或朦朧以
幸免卽或終竟其事亦必博長厚之名而以盡法自嫌
苞苴或累萬金而贓止坐之銖黍草菅或數十命而罰
不傷其毫釐此提問之積弊五也薦舉糾劾所以勸儆
有司也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憑藉者不與焉劾
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罕及焉晉接差委專計
出身之途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行諸
人自分低昂吏民觀瞻頓異助成驕縱之風大喪賢豪
之氣此資格之積弊六也州縣佐貳雖卑亦臨民官也

必待以禮然後可責以法今也役使譴訶無殊與隸獨任其污黷害民不屑禁治禮與法兩失之矣學校之職賢才所關今不問職業而一聽其所爲及至考課則曰此寒官也概與上考若輩知上官不我重也則因而自棄知上官必我憐也又從而日偷此處佐貳教職之積弊七也科場取士故有門生座主之稱若巡按舉劾其職也乃劾者不任其怨舉者獨冒爲恩尊之爲舉主而以門生自居筐篚問遺終身不廢假明揚之典開賄賂之門無惑乎清白之吏不概見於天下也方今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旣以官而得富還以富而市官此餽遺

之積弊八也要此八者敗壞之源不在於外從而轉移亦不在於下也昔齊威王烹一阿大夫封一卽墨大夫而齊國大治陛下誠大奮乾剛痛懲吏弊則風行草偃天下可立治矣疏奏帝稱善敕所司下撫按奉行不如詔者罪頃之言故給事中魏時亮周世選御史張檟李復聘以忤高拱見黜文選郎胡汝桂以忤尚書被傾宜賜甄錄御史于應昌構陷劉臺與王宗載同罪宗載遣戍而應昌止罷官勞堪巡撫福建殺侍郎洪朝選御史張一鯤監應天鄉試王篆子之鼎黃緣中式錢岱監湖廣鄉試先期請居正少子還就試會居正卒不果遂私

中篆子之衡曹一夔身居風憲盛稱馮保爲顧命大臣
朱璉則結馮保爲父游七爲兄此數人者得罪名教而
亦止罷官此綱紀所以不振人心所以不服臣初入臺
誓掃除積弊今待罪三月而大吏恣肆小吏貪殘小民
怨咨四方賂遺如故臣不職可見請罷斥以儆有位時
已遷刑部右侍郎帝優詔報之召時亮世選檟復聘汝
桂還削應昌堪一鯁一夔璉籍貶岱三秩未幾偕中官
張誠往籍張居正家還轉左侍郎增俸一秩尋拜南京
吏部尚書卒官贈太子太保諡簡肅樞彊直好搏擊其
清節爲時所稱云

呂坤字叔簡寧陵人萬曆二年進士爲襄垣知縣有異政調大同徵授戶部主事歷郎中遷山東參政山西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居三年召爲左僉都御史歷刑部左右侍郎二十五年五月疏陳天下安危其略曰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爲亂徵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者也臣敢以救時要務爲陛下陳之自古幸亂之民有四一曰無聊之民飽溫無由身家俱困因懷逞亂之心冀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

氣高性悍玩法輕生居常愛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變則淫掠是圖三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徧及四方教主傳頭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乘釁蹈機妄思雄長惟冀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陛下約己愛人損上益下則四民皆赤子否則悉爲寇讐今天下之蒼生貧困可知矣自萬曆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爲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無兼衣饑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苦藁未完流移日衆棄地猥多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

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
潰幾百萬今大工採木費又各幾百萬矣土不加廣民
不加多非有雨菽湧金安能爲計今國家之防禦疎略
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乃馬半羸敝人半老
弱九邊之兵以禦外寇也皆勇於挾上怯於臨戎外衛
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也伍缺於役占家累於需求皮
骨僅存折衝奚賴設有千騎橫行兵不足用必選民丁
以怨民鬪怨民誰與合戰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今日
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關隴氣寒土薄民生實艱
自造花絨比戶困趣逼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

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紬蕪松之錦綺歲額既盈加造不已至饒州磁器西域回青不急之須徒累小民敲骨陛下誠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矣以採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雜居毒霧常多人烟絕少寒暑饑渴瘴癘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卧千夫難移倘遇阻艱必成傷殞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至若海木官價雖一株千兩比來都下爲費何止萬金臣見楚蜀之人談及採木莫不哽咽苟損其數增其直多其歲月減其尺寸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矣以採礦言之南陽諸府比歲饑荒生氣方蕪

菜色未變自責報殷戶而半已驚逃自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而多至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而撫按畏罪不敢言今礦沙無利責民納銀而奸人仲春復爲攘奪侵漁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費千倍誠敕戒使者毋散砂責銀有侵奪小民若仲春者誅無赦而四方之人心收矣官店租銀收解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內官之遣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合絲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萬方之富何賴於彼且馮保八店爲屋幾何而歲有四千金之課課旣四千徵收何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之今豪家遣

僕設肆居民尚受其殃况特遣中貴賜之敕書以壓卵之威行竭澤之計民困豈顧問哉陛下撤還內臣責有司輸課而畿甸之人心收矣天下宗室皆九廟子孫王守仁王錦襲蓋世神奸籍隔數千里而冒認王弼子孫事隔三百年而妄稱受寄財產中間僞造絲綸假傳詔旨明欺聖主暗陷親王有如楚王銜恨自殺陛下何辭以謝高皇帝之靈乎此兩賊者罪應誅殛乃止令回籍臣恐萬姓驚疑誠急斬二賊以謝楚王而天下宗藩之心收矣崇信伯費甲金之貧十廂珠寶之誣皆通國所知也始誤於科道之風聞嚴追猶未爲過今真知其枉

又加禁錮實害無辜請還甲金革去之祿復五城厥衛
降斥之官而勲戚之人心收矣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
其輕其重太祖既定爲律列聖又增爲例如輕重可以
就喜怒之情則例不得爲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
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從重者皆當聖心
如往年陳恕王正甄常照等獄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廢
法陛下猶以爲輕俱加大辟然則律例又安用乎誠俯
從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囹圄之人心收矣自古
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務求言賞諫者知天下
存亡係言路通塞也比來驅逐既多選補皆罷天闈遂

密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照萬里今陛下所聞皆衆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一人孤立萬乘之上舉朝無犯顏逆耳之人快在一時憂貽他日陛下誠釋曹學程之繫還吳文粹等官凡建言得罪者悉分別召用而士大夫之心收矣朝鮮密邇東陲近吾肘腋平壤西鄰鴨綠晉州直對登萊倘倭夷取而有之籍衆爲兵就地資食進則斷我漕運退則窺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國家大憂也乃彼請兵而二三其說許兵而延緩其期力窮勢屈不折入爲倭不止陛下誠早決大計并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矣四

方輸解之物營辦既苦轉運尤艱及入內庫率至朽爛萬姓脂膏化爲塵土倘歲一稽核苦窳者嚴監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守之罪一整頓間而一年可備三年之用歲省不下百萬而輸解之人心收矣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籍家資誣以多贓則互連親識宅一封而雞豚大半餓死人一出則親戚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苦少年婦女亦令解衣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盡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奸人又乘機恐嚇挾取資財不足不止半年之內擾徧京師陛下知之否乎願慎抄沒之舉釋無辜之繫

而都下之人心收矣列聖在御之時豈少宦官宮妾然
死於箠楚者未之多聞也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盛廣
廷之中狼籍血肉宮禁之內慘戚啼號厲氣冤魂乃聚
福祥之地今環門守戶之衆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忠
勤中藏儉毒旣朝暮不能自保卽九死何愛一身陛下
臥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臣竊憂
之願少霽威嚴慎用鞭扑而左右之人心收矣祖宗以
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陛下不視朝久人心
懈弛已極奸邪窺伺已深守衛官軍祇應故事今乾清
修造逼近御前軍夫往來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

之臣望發宮鑰於質明放軍夫於日昃自非軍國急務
慎無昏夜傳宣章奏不答先朝未有至於今日強半留
中設令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於外曰留中矣人
知之乎願自今章疏未及批答者日於御前發一紙下
會極門轉付諸司照察庶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
欺蔽臣觀陛下昔時勵精爲治今當春秋鼎盛曾無夙
夜憂勤之意惟孜孜以患貧爲事不知天下之財止有
此數君欲富則天下貧天下貧而君豈獨富今民生憔悴
極矣乃採辦日增誅求益廣斂萬姓之怨於一言結
九重之讐於四海臣竊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卽

宮中虛無所有誰忍使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內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讎愁歎難堪入聽陛下聞之必有食不能咽寢不能安者矣臣老且衰恐不得復見太平願天叩地齋宿七日敬獻憂危之誠惟陛下密行臣言翻然若出聖心警悟者則人心自悅天意自回苟不然者陛下他日雖悔將何及耶疏入不報坤遂稱疾乞休中旨許之於是給事中戴士衡劾坤機深志險謂石星大誤東事孫鑛濫殺不辜坤顧不言曲爲附會無大臣節給事中劉道亨言往年孫丕揚劾張位位疑疏出坤手故使士衡劾坤位奏辨帝以坤旣罷悉置不問

初坤按察山西時嘗撰閨範圖說內侍購入禁中鄭貴妃因加十二人且爲製序屬其伯父承恩重刊之士衡遂劾坤因承恩進書結納宮掖包藏禍心坤持疏力辨未幾有妄人爲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竝議畧言坤撰閨範獨取漢明德后者后由貴人進中宮坤以媚鄭貴妃也坤疏陳天下憂危無事不言獨不及建儲意自可見其言絕狂誕將以害坤帝歸罪於士衡等其事遂寢坤剛介峭直留意正學居家之日與後進講習所著述多出新意初在朝與吏部尚書孫丕揚善後丕揚復爲吏部屢推坤左都御史未得命言臣以八十老臣保坤

冀臣得親見用坤之效不效甘坐失舉之罪死且無憾
己又薦天下三大賢沈鯉郭正域其一卽坤丕揚前後
推薦疏至二十餘上帝終不納福王封國河南賜莊田
四萬頃坤在籍上言國初分封親藩二十有四賜田無
至萬頃者河南已封周趙伊徽鄭唐崇潞八王若皆取
盈四萬占兩河郡縣且半幸聖明裁減復移書執政言
之會廷臣亦力爭得減半卒天啟初贈刑部尚書

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授
編修與修撰唐文獻同爲皇長子講官皆三遷至庶子
不離講帷每講畢諸內侍出相揖惟二人不交一言出

爲南京祭酒諸生納貲許充貢正域奏罷之李成梁孫以都督就婚魏國徐弘基家騎過文廟門學錄李維極執而扶之李氏蒼頭數十人踢邸門弘基亦至正域曰今天子尚皮弁拜先聖人臣乃走馬廟門外乎且公侯子弟入學習禮亦國子生耳學錄非扶都督也令交相謝而罷三十年徵拜詹事復爲東宮講官旋擢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三十一年三月尚書馮琦卒正域還署部事夏廟饗會日食正域言禮當祭日食牲未殺則廢朔旦宜專救日詰朝享廟從之方澤陪祀者多託疾正域謂祀事不虔由上不躬祀所致請下詔飭厲冬至大

祀上必親行帝然之而不能用初正域之入館也沈一貫爲教習師後服闋授編修不執弟子禮一貫不能無望至是一貫爲首輔沈鯉次之正域與鯉善而心薄一貫會臺官上日食占曰日從上食占爲君知佞人用之以亡其國一貫怒而詈之正域曰宰相憂盛危明顧不若瞽史邪一貫聞之怒兩淮稅監魯保請給關防兼督江南浙江織造鯉持不可一貫擬予之正域亦力爭秦王以嫡子久未生請封其庶長子爲世子屢詔趣議前尚書馮琦持不上正域亦執不許王復請封其他子爲郡王又不可一貫使大璫以上命脅之正域榜於門曰

秦王以中尉進封庶子當仍中尉不得爲郡王妃年未
五十庶子亦不得爲世子一貫無以難及建議欲奪黃
光昇許論呂本諡一貫與朱賡皆本同鄉也曰我輩在
誰敢奪者正域援筆判曰黃光昇當諡是海瑞當殺也
許論當諡是沈鍊當殺也呂本當諡是鄒懋卿趙文華
皆名臣不當削奪也議上舉朝趨之而卒不行正域旣
積忤一貫一貫深憾之會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
許正域復與一貫異議由此幾得危禍先是楚恭王得
廢疾隆慶五年薨遺腹宮人胡氏孿生子華奎華壁或
云內官郭綸以王妃兄王如言妾尤余梅子爲華奎妃

族人如紆奴王玉子爲華壁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之事
下撫按王妃持甚堅得寢萬曆八年華奎嗣王華壁亦
封宣化王宗人華越者素強禦忤王華越妻如言女也
是年遣人訐華奎異姓子也不當立一貫屬通政使沈
子木格其疏勿上月餘楚王劾華越疏至乃上之命下
部議未幾華越入都訴通政司邀截實封及華奎行賄
狀楚宗與名者凡二十九人子木懼召華越令更易月
日以上旨并下部正域請敕撫按公勘從之初一貫屬
正域母言通政司匿疏事及華越疏上正域主行勘一
貫言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正域曰事關宗室臺諫當

亦言之。一貫微笑曰：「臺諫斷不言也。」及帝從勘議，楚王懼奉百金爲正域壽，且屬母竟楚事，當酬萬金。正域嚴拒之。已而湖廣巡撫趙可懷巡按應朝卿勘上言詳審，無左驗。而王氏持之堅，諸郡主縣主則云罔知真僞，乞特遣官再問。詔公卿雜議於西闕門。日晏，乃罷議者三十七人，各具一單言人人殊。李廷機以左侍郎代正域署部事。正域欲盡錄諸人議，廷機以辭太繁，先撮其要。以上一貫遂嗾給事中楊應文、御史康丕揚劾禮部壅闕羣議，不以實聞。正域疏辨，且發子木匿疏。一貫阻勘及楚王餽遺狀。一貫益恚，謂正域遣家人導華越上疏。

議令楚王避位聽勘私庇華越當是時正域右宗人大學士沈鯉右正域尚書趙世卿謝傑祭酒黃汝良則右楚王給事中錢夢臯遂希一貫指論正域詞連次輔鯉應文又言正域父懋嘗笞辱於楚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正域疏辨留中不報一貫鯉以楚事皆求去廷機復請再問帝以王嗣位二十餘年何至今始發且夫訐妻証不足憑遂罷楚事勿按正域四疏乞休去楚王既得安遂奏劾正域大畧如應文言且訐其不法數事請褫正域官詔下部院集議廷機微刺正域而謂其已去可無苛求給事中張問達則謂藩王欲進退大臣不可訓

乃不罪正域而令巡按御史勘王所許以聞俄而妖書
事起一貫以鯉與己地相逼而正域新罷因是陷之則
兩人必得重禍乃爲帝言臣下有欲相傾者爲之蓋微
引其端以動帝意亡何錦衣衛都督王之禎等四人以
妖書有名指其同官周嘉慶爲之東廠又捕獲妖人皦
生光巡城御史康丕揚爲生光訟寃言妖書楚事同一
根柢請少緩其獄賊兄弟可授首闕下意指正域及其
兄國子監丞正位帝怒以爲庇反賊除其名一貫力救
始免丕揚乃先後捕僧人達觀醫者沈令譽等而同知
胡化則告妖書出教官阮明卿手未幾廠衛又捕可疑

者一人曰毛尚文數日間銀鐺旁午都城人人自危嘉慶等皆下詔獄嘉慶旋以治無驗令革任回籍令譽故嘗往來正域家達觀亦時時游貴人門嘗爲正域所撈逐尚文則正域僕也一貫不揚等欲自數人口引正域而化所訐阮明卿則錢夢臯婿夢臯大恚上疏顯攻正域言妖書刊播不先不後適在楚王疏入之時蓋正域乃沈鯉門徒而沈令譽者正域食客胡化又其同鄉同年羣奸結爲死黨乞窮治根本定正域亂楚首惡之罪勒鯉閒住帝令正域還籍聽勘急嚴訊諸所捕者達觀拷死令譽亦幾死皆不承法司迫化引正域及歸德歸

德鯉所居縣也化大呼曰明卿我仇也故訐之正域舉進士二十年不通問何由同作妖書我亦不知誰爲歸德者帝知化枉釋之都督陳汝忠掠訊尚文遂發卒圍正域舟於楊村盡捕媪婢及傭書者男女十五人與生光雜治終無所得汝忠以錦衣告身誘尚文曰能告賊卽得之令引令譽且以乳媪龔氏十歲女爲徵比會訊東廠太監陳矩詰女曰汝見妖書版有幾曰盈屋矩笑曰妖書僅二三紙版顧盈屋邪詰尚文曰令譽語汝刊書何日尚文曰十一月十六日戎政尚書王世揚曰妖書以初十日獲而十六日又刊將有兩妖書邪拷生光

妻妾及十歲兒以鍼刺指爪必欲引正域皆不應生光
仰視夢臯丕揚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
妄引郭侍郎乎都御史溫純等力持之事漸解然猶不
能具獄光宗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爲欲殺我好講官
諸人聞之皆懼詹事唐文獻偕其僚楊道賓等詣一貫
爭之李廷機亦力爲之地獄益解刑部尚書蕭大亨具
爰書猶欲坐正域郎中王述古抵藁於地大亨乃止遂
坐生光極刑釋諸波及者而正域獲免方獄急時邏卒
圍鯉舍及正域舟鈴柝達旦又聲言正域且逮迫使自
裁正域曰大臣有罪當伏尸都市安能自屏野外旣而

幸無事乃歸歸三年巡按御史史學遷勘上楚王所許
事無狀給事顧士琦因請召還正域不報正域博通載
籍勇於任事有經濟大畧自守介然故人望歸之扼於
權相遂不復起家居十年卒後四年贈禮部尚書光宗
遺詔加恩舊學贈太子少保諡文毅官其子中書舍人
贊曰海瑞秉剛勁之性慤直自遂蓋可希風漢汲黯宋
包拯苦節自厲誠爲人所難能邱橐呂坤雖非瑞匹而
指陳時政炳炳鑿鑿鯁亮有足稱者郭正域持楚獄與
執政異趣險難忽發懂而後免危矣哉以妖書事與坤
相首尾故並著焉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終